

# 从一棵树到19万亩林

## ——官井村沙海翻身记

文/新华社记者 柴海亮 刘诗平 任会斌

蓝天白云下,一棵棵挺拔的杨树拱卫着房舍农田,嫩绿的沙柳林与远处起伏的金色沙海辉映成景……盛夏时节,库布其沙漠南缘的官井村郁郁葱葱,一派田园风光。

“没有这些树,库布其沙漠早就把村子埋了,哪能有今天的日子。”曾任官井村支部书记的周玉小说。

官井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南部,20世纪80年代,这里风沙肆虐,全村33万亩土地严重沙化,到处是明晃晃的沙丘。

“当时连蒿草都很少,只有村子西北角一处叫‘一亩树墩’的地方,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柳树。一刮大风天昏地暗,沙子从

房檐上噗噗地往下掉,就像下雨一样。”30多年前的景象,周玉小记忆犹新。

一些村民说,为了减少沙子堆积,当年家家户户都故意不建院墙。全村没有一亩水浇地,人们进出走沙窝子,晚上点煤油灯照明,喝水得牵着牲口到10多里外去驮……昔日的官井村犹如沙海中的孤岛,村民生活贫苦。

那时候,高二云一家5口人种着几十亩靠天吃饭的旱地,春天风吹沙埋,反复补种几次也落不下多少棵苗,秋天全部的收成还不到100斤的糜子。“为了填饱肚子,年年去野地里把草籽,拿回家后磨成面蒸窝头吃。”55岁的高二云回忆说。

官井村35岁以上的村民,几乎都有吃草籽面

窝头的经历。为了生计,当时许多村民被迫背井离乡。周玉小告诉记者,20世纪80年代,官井村有近900户人家,10多年后走的只剩下300多户。

眼看房屋和土地有被流沙掩埋的风险,1986年,高二云的父亲高林树决定承包800亩荒沙种树。没人想到,他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官井村的命运。

春天,高林树从几里路外扛苗进沙,背水浇树;为了早点见到绿色,他采草籽挖芦根种在地里;为买几捆沙柳和杨树苗,他赶着驴车走两三天;他从不气馁,一次栽不活,就接着再栽……一家人冒着严寒酷暑治沙,承包的荒沙面积也越来越大,终于在茫茫沙海里播下5000

亩绿洲。

林间套种糜子,养羊有了草料,高林树一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1990年,他试着在林间套种糜子(一种农作物,果实如绿豆大小,炒后可食用或榨油),当年收入近1.5万元。“我们家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,消息一传开,左邻右舍就‘炸锅’了,他们也纷纷开始包地治沙。”高二云笑着说。

如今,官井村的林地面积已经增加到19万多亩,重现绿林萦绕、庄稼成行的美景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沙柳耐干旱、易成活,内蒙古和甘肃、新疆等地沙漠、沙地面积广阔,每年治沙需要大量的沙柳苗条。官井村有沙柳林12万多亩,过去10多年

里村民们抓住商机,收入颇丰。

“沙柳成了大伙的‘铁杆庄稼’。”村民李世军种了2400多亩沙柳,今年春天,仅卖苗条一项就收入2万多元。他和妻子还为其他村民割苗条,40天净挣8000多元。

10年前,高林树把林地交给高二云打理,今年卖苗条的收入接近3万元。他家还种着130多亩水浇地,养了100多只羊,再加上公益林补贴等收入,一年总收入近20万元。

修路、架电、打井、盖房……收入提高带动了官井村生产生活条件全面改善。2013年,周玉小等5人还牵头组建绿森源林业专业合作社,组织65户村民统一生产、销售沙柳苗条。今年底,生产人

造板原料的沙柳切片项目也将投产。

生态好,百业兴!官井村现有水浇地1.5万亩,加上远离城镇、环境干燥,非常适合发展养殖业。去年以来,两家奶牛养殖企业相继落户官井村,目前投资额已达到2亿多元,养殖奶牛近5000头。

“村里的地全种青贮玉米,还不够两家企业奶牛吃的,以后村民再也不必为销路发愁了。”周玉小说。

去年,官井村人均收入达到1.2万元,成为绿富同兴的模范村。闻听故乡变了模样,许多迁走的村民又陆续迁了回来,仅过去两年就有20多户村民搬回村里居住,全村的常住居民已经增长到400多户。

# 乌日更达赖:瀚海播绿还“心债”

文/新华社记者 柴海亮 刘诗平 任会斌

“2000年以后,我再没到地里挖过甘草,羊群也没扩大。这些树、草都来之不易,谁都不能破坏。”

站在库布其沙漠深处的家门口,乌日更达赖对前来采访沙漠生态保护的记者说。

51岁的乌日更达赖,是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图古日格嘎查的牧民。1996年以来,他不畏艰辛造林治沙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。

图古日格嘎查位于库布其沙漠腹地,过去这里流沙肆虐。乌日更达赖回忆说,牧场里四五米高的沙丘一座挨着一座。风沙大的时候,几米外啥都看不见,刮上一夜,积沙把门堵得都推不开。

他坦言,当初之所以萌生治沙的念头,一是不种树实在是活不下去,二是自己之前的一些做法破坏了生态,不还这笔“债”,心里不踏实。

库布其沙漠一带出产的甘草远近闻名。18岁那年,为了换钱让家人吃饱肚子,乌日更达赖也加入了甘草采挖“大军”。

“人们成群结队地挖甘草,牧场上、沙地里,半米多深的坑随处可见。几年下来,光秃秃的明沙越来越多,草越来越少。”

过度放牧进一步加剧了生态恶化。1989年,乌日更达赖结婚成家,夫妻俩分到80只山羊,这可是一半家产。眼看日子一天好起来,不料妻子却得了肾病,积蓄很快花光了,债也越欠越多。

当时山羊绒紧俏,牧民们纷纷扩大养殖规模,乌日更达赖心想只要多养些山羊,日子就会好起来。两三年后,他家的山羊就增加到了200多只。

“危害是我没想到的。”乌日更达赖说,原本自家的1万多亩牧场已经明显沙化,再遭这么多山羊啃食,到了1996年,牧场

几乎成了沙窝子。

他告诉记者,在库布其沙漠一带,当时各家的牧场几乎一个样,一眼望去白花花的,即便在夏季,羊也常吃不饱,一只只瘦得皮包骨头,有的骆驼也饿死在沙漠里,看得人心慌。为了防止羊饿死,牧民们只好把一部分羊贱价卖掉。

陷入困境后,乌日更达赖萌生了造林治沙的念头。

“可是,哪有钱买树苗呢?种了树,那么多羊天天啃,又怎么能保得住?”

内心苦苦挣扎之后,1996年底乌日更达赖做出了一个让其他人惊讶的决定:把山羊全部卖掉,买树苗治沙。

种杨树、沙柳、羊柴、柠条……抱定治沙信念,他和家人起早摸黑地忙了起来。当时家里只剩10多只绵羊,为了一家4口人的生计,他每年一过栽树的季节就外出打工。

为了赶在沙漠解冻前储备足够的树苗,每年冬天,乌日更达赖经常开着拖拉机到处采购苗条。1997年农历大年三十那天,在拉苗返回途中,拖拉机坏在了沙窝里。当时前不靠村,后不着店,又渴又饿,他只得接拖拉机水箱里的水喝,等修好车回到家,已经是晚上10点多。在家里一直等着吃饺子的羊信气得摔碗摔盆,“你们这家人不过年了?”

由于缺乏治沙经验,起初种十棵苗条只能活两三棵。更痛苦的是,1998年春天,连着几场大风,把头一年栽的树苗连根拔起,看着眼前的景象,想想一年的辛劳几乎化为乌有,乌日更达赖流下了眼泪。

乌日更达赖说,过去

20多年里,自己遭受的辛酸和挫折数不清,但治沙的决心没有动摇过。

不仅苦干,还得巧干!1998年,他在参加修建库布其第一条穿沙公路时处处留心 and 请教,逐渐掌握了打沙障、栽苗条的方法。随后两年内,他种树近50万株,固沙3000多亩。

自家的1万多亩牧场在治理完,乌日更达赖又开始承包别人的沙地种树,有的地块离家有几十公里远,他和家人早出晚归,风餐露宿,终于让近8万亩沙地重现草木葱茏的景象。

一米多高的羊柴开着红色的小花,一丛丛、一片片地盘踞在沙地上。杨树、沙柳、花棒枝繁叶茂,牧场里郁郁葱葱……

生态改善了,乌日更

达赖没有松懈,每年还在补种苗木,更新树种。

“草多树多,日子才更好过。换成现在的话说,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”谈到生态改善后的新生活,乌日更达赖说。

“乌日更达赖”的汉语意思是“辽阔的海洋”。眼前,沙漠瀚海在退却,绿色在沙海里蔓延,幸福在心中荡漾。如今,乌日更达赖家圈养着60只羊和50多头牛,畜牧业收入加上禁牧、公益林等补贴,一年总收入近20万元。

四年前,乌日更达赖花40多万元买了一辆越野车,去年又重新装修了房子,家里布置得像城里人一样。“‘债’还清了,趁着现在还走得动,该享受享受生活啦!”他爽朗地笑着说。

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——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